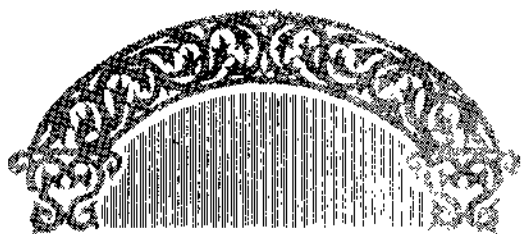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兩幕話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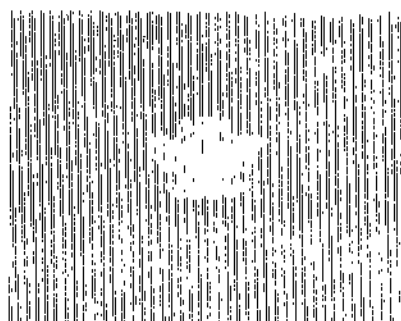
“民主”美國

谷 埃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“民主”美國

謝 朶 著
雨 谷 校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501 (21-145)

“民主”美國 • 南華印刷 •

著者：	埃
出版者：	新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橋路一號
發行者：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二九〇號
印刷者：	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馬路一三〇號

(印) 1-10,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

第一幕

時間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某日下午。

地點 美國坎姆登，霍華特·恩羅之家。

人物 霍華特·恩羅——失業工人。（簡稱恩）

梅西——恩羅的妹妹。（簡稱梅）

庇拉爾契克——小皮鞋店老闆。（簡稱庇）

哈登——地痞流氓。特務組織裏的爪牙。（簡稱哈）

賈克遜——梅西的未婚夫，電廠修理工匠。（簡稱賈）

福赫特——聯邦法院委員。（簡稱福）

克萊——國民警衛隊隊長。（簡稱克）

貝勒特——醫生。（簡稱貝）

胡沸——聯邦調查局特務。（簡稱胡）

法斯特——聯邦調查局委員。（簡稱法）

布景 灰暗而破舊的房間內，除了兩三張陳舊的沙發外，別無他物。屋內充滿陰沈而單調的空氣，

令人感到被壓迫着，在今天的美國，尤其是失業工人的家庭裏，籠罩着寒冷、飢餓與痛苦。

殘破不全的窗戶上，糊着褪了色的報紙。冷風淒厲的颳着。報紙被吹得拍拍作響，還不時帶

進一些雪花來。台左有一個小門通內室，望過去，裏面漆黑一片，通外室的門在台右，那扇

門經常關着，也看不出外面有些什麼。

幕啓 室內寂靜無聲。過了一會，庇拉爾契克夾了個皮包匆匆地上。

庇 噢——又不在家？（朝着內室問）恩羅先生在家嗎？

（佛蘭在內室答應）「誰呀？」隨着上。

庇 哦！梅茜小姐，請原諒，沒有得到您的允許我就進來了。

梅 庇拉爾契克先生，您請坐呀！有什麼事嗎？

庇 是的，我必須打擾您一會。

梅 請說吧！

庇 好，梅茜小姐，對於您我是尊敬的；可是，對於您的哥哥，請原諒我的誠實，我要——控告他！

梅 就是爲了那雙沒有付款的皮鞋嗎？

庇 小姐，您真聰明，說的完全正確；今天已經是第四個月了，我盡了三個月的最大忍耐，經驗告訴了我，可不能再等待了。

梅 我沒有權利停止你的控告，可是，我希望你能夠知道，假如你願意的話。

庇 要我知道什麼？

梅 我不同意你的經驗和你的忍耐；庇拉爾契克先生，如果你能夠知道恩羅現在

的情況。

庇（不耐煩地）呢——小姐，我不需要知道那個，要緊的是恩羅對這雙皮鞋的態度究竟怎麼樣？

梅 他已經失業了三個月，可能還要繼續下去。

庇 告訴你，你們是我的老鄰居和好朋友，所以我才有權利關心你們的生活：可是，恩羅不誠實的行動，卻造成了我經濟上的損失，這應該由他完全負責！

梅 庇拉爾契克先生，如果說我們過去的關係是友好的——

庇 那是因為一切友好的條件都具備的緣故。

梅 我希望這種關係能夠繼續下去。

庇 不能！完全不能。對於恩羅先生『希望』的破產而提出控告，這是完全必要的。

梅 庇拉爾契克先生，那麼能不能允許再等待一個時候？

庇（極不耐煩地）小姐，我希望你能夠明白，今天就是最後的一次。不管你們失業也好，沒錢也好，我的鞋款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！

梅 請你冷靜一點，庇拉爾契克先生。我們實在是很窮啊！如果——
庇 不要再『如果』了，沒有錢，我今天就不走！

梅 我希望你能夠原諒，我們實在是太窮了，剛才我已經給賈克遜先生打了電話，他答應送給我們一點錢，一會他自己帶來。可是，除了你的鞋款，我們還得付房錢，還得買麪包，還得——

庇 別的我可不管，鞋錢一定要先付！

梅 好，那麼你等着他來吧！

〔梅茜無可奈何地走入內室。庇拉爾契克卻盤算着如何索還鞋款而坐立不定。時而撫着陳舊的沙發仔細端詳，最後似有所得地朝着內室呼喚梅茜出來。〕

庇 梅茜小姐！請您出來。

〔梅茜穿着件破衣服，邊走邊縫着上。〕

梅 有什麼事嗎？庇拉爾契克先生。

庇 爲了表示對您的尊敬，如果您同意的話，我也可以採取另一種辦法。

梅 什麼辦法？

庇 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新辦法。假如您不僅爲您自己，而且也爲我着想的
話。

梅 請說吧！

庇 能不能夠脫下您的外套？

梅 外套？！

庇 是的，外套。

梅 庇拉爾契克先生，請你原諒，我祇有這麼一件。

庇 對呀！祇有這麼一件外套，還可以勉強償還鞋款。

梅
……

庇 不同意嗎？小姐。老實跟你說，對於你的朋友會給你送錢的話，這完全不能夠叫我相信。那麼，對不起，我立刻就要提出控告了！

〔庇拉爾哭威脅着梅茜，說完了話欲下。梅茜被逼得無言地脫下了外套。

梅 庇拉爾契克先生，你拿去吧！

庇 啊！好。（轉身回來接過了外套，仔細地裏外翻看着）

梅 拿去吧！希望你以後不要再上這兒來了。

庇 好，再見了啊！小姐。（下）

〔窗外猛地颳進一陣風來，梅茜不禁打了一下寒噤，無力地蹲在沙發上。

〔過了一會，門外響起一陣零亂而沈重的腳步聲。接着恩羅沙啞着嗓子邊喊着「梅茜！梅茜」……〕醉醺醺地上。

梅 （關切地走過去）恩羅，你怎麼醉成這個樣子了？！

恩 噫，醉啦，醉啦！……

[梅茜扶着恩羅，讓他在沙發上靠着。]

梅 恩羅，答應我，以後不要再喝酒了！

恩 噫，梅茜，哦，不，我心裏非常難受。

梅 躺一會吧！我給你倒杯開水喝。

恩 不，不。就讓我這麼醉下去吧！

梅 恩羅，你不能這樣，要爲明天着想呀！

恩 明天？！哈……明天和今天，不會兩樣，有錢的還是有錢，窮的還是窮！
備 嗎？還是窮！

梅 你安靜一點，恩羅！告訴你——剛才庇拉爾契克，硬逼着拿走了我的外套，算是付清了鞋款。家裏沒一個錢了，你得趕緊找工作呀！

恩 好啦！好啦！梅茜，不是我不願意工作，可是哪兒找得到工作呢？失業，

哼！失業，失業快逼得我發瘋了！你知道嗎？

梅 我知道，恩羅。你也別難過了！呃，我告訴你——賈克遜又答應送給我們一點錢，一會就要來，你高興嗎？

恩 真的？那好極了。梅茜，這幾個月來可苦了你了。

梅 你怎麼說這個話呢？恩羅。

〔哈登鬼頭鬼腦地闖了進來。

哈 是呀！這種話能夠隨便說的嗎？

梅 （詫異地）誰呀？

哈 是我哈登，好兄弟，你覺得奇怪嗎？

恩 你來幹什麼的！

哈 沒事當然不來，來了就一定有事。

梅 什麼事呀？

哈 事情很明白，聰明的人不經過考慮也會知道。

恩 你說呀！到底什麼事？

哈 我問你，三個鐘頭以前，你在什麼地方？

恩 你問這些幹什麼？！

哈 我的自由，有充分的理由允許我這麼問。

恩 不知道！

哈 不知道？！好，（拿出手銬來）它會叫你知道的，走過來！

梅 哈登先生！你這是怎麼啦？恩羅，告訴我，究竟爲了什麼事呀？

恩 問他吧！我不知道爲什麼。

哈 哈……明人不做暗事。大丈夫敢做敢當！別他媽的裝蒜了！

恩 你究竟要我怎麼樣？！

哈 好！不說，你他媽的還是不承認。老實告訴你，不要以爲你做了別人就不知

道。三個鐘頭以前——

恩 怎麼樣？！

哈 哼！憑着你這個失業工人的身分，竟敢破壞美國的安全制度！我問你，為什麼你要宣傳赤色的言論？！什麼人主使的？

恩 原來你是說的這個呀！別不要臉了。我恩羅窮可窮得有骨頭。一輩子也不會當狗腿子！

哈 什麼？！你敢罵人！

恩 罵了怎麼樣？

梅 哈登先生，究竟是什麼事，請你說明白一點。

哈 梅茜小姐，我相信你是一個明白人。在三個鐘點以前，你哥哥參加了失業工人的遊行隊伍，不僅在聯邦法院的門口胡鬧，而且他還領頭喊口號！這種行為是嚴重的威脅了美國的安全制度。

梅 哈登先生，假如你知道他已經失業了三個月——

哈 他的失業不管我的事呀！

梅 那麼你能不能夠對於他的這種正義行動，停止逮捕？

哈 那也可以，不過——

恩 要怎麼樣？！

梅 恩羅，少說兩句吧！這樣對你是毫無益處的。

哈 我有權利對美國的安全負責，不過，對於你——梅茜小姐的好意，我也不願意辜負。那麼，一句話：『二十塊美金！』怎麼樣？！

梅 啊？！

恩 放你媽的屁！我犯了什麼法？你沒有權利逮捕我！

哈 混蛋！

恩 你給我滾出去！

哈啊！好大的膽子。

〔正在這個時候，庇拉爾竟拿了梅西的那件外套上。

庇呢，呢——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何必吹鬚子瞪眼睛的亂嚷啦！

梅你還要來幹什麼？庇拉爾契克。

庇哎呀！我的小姐，您真聰明，這件外套，領子破了不說，裏子也爛了。一個屁錢也不值！

恩那麼你要怎麼樣？！

庇恩羅先生，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呀！您祇要瞧瞧自己腳上穿的鞋子，就會明白。

恩明白，明白，我什麼都明白。你們看我失了業，（指哈）他還要來敲我（指庇）

你也來逼我！去你媽的，你們都給我滾！

庇啊？！

哈 哼！想造反了嗎？庇拉爾契克你過來！

〔庇拉爾契克不安地跑了過去，哈登掏出了手槍來。〕

恩 哈登！你要怎麼樣？！

梅 恩羅！你怎麼啦？（轉身對哈，並走近他）哈登先生，請你原諒，恩羅剛才吃醉了。請你——

哈 （猙獰地）不關你的事，走開！

〔梅面付裝自己無法調解這種惡劣的糾紛，就很迅速地跑出外室，準備報告警察。〕

恩 （見梅苗跑出，急呼）梅！梅！

哈 （以槍威脅恩羅，並逐步逼近他）識相點！跟我走！

〔恩羅乘哈登不意，猛撲過去，兩人為奪槍而扭作一團。庇拉爾契克不知所措的站在一旁。忽

然一聲槍響，恩羅的左頰被擊傷了。經過一場激烈的搏鬥，手槍終為恩羅所獲。他猛地站了起來，跳過去兩三步，毫不思索地就開槍擊倒了哈登。庇拉爾契克見狀，驚恐不已，想奪門而逃。〕